

口述史中的關係

——民國時期香山名人與孫中山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系

近代的香山得風氣之先，湧現了一大批風雲人物。從2006年開始，我們以歷史文化名人為中心，在珠海市內探訪他們故里，並追尋他們的後代及鄉里耆老，以及對這些人進行了口述史的訪談工作。¹我在珠海做口述史的過程中，漸漸意識到「名人」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決策和事蹟背後，往往有許多不為人所知的秘密。瞭解他們的人際網絡及與鄰里的關係，有助於理解他們對於某些事件的立場和選擇，更有助於從較細微的人事、情感甚至倫理道德上進一步瞭解和把握中國近代史。以這些口述史為例，其表述的側面或許有助我們理解各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為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一點小小的啟示。

一、陳氏、孫氏與唐氏

先從筆者最先著手的陳芳家族講起。陳芳家族居住在位於珠海市北部的梅溪村，現在已無直系子孫留在梅溪：大兒子陳龍早逝，次子陳席儒的後代也全部移民海外，三子陳賡虞無後代；與夏威夷公主朱莉亞所生的後裔也全在海外。有關陳龍的長子陳永安，村民基本上已沒什麼印象了。²

陳永安生女陳晚霞，前些年還回過梅溪，不過前幾年已過世。她的兒子莫榮彪到現在仍堅持兩、三年回來一次祭祖，但他也只是知道陳氏家族在美國的少許情況，對中國的情況則不甚瞭解。³現在最瞭解情況的應該是陳子輝，因為當我們隨機訪談時，大家都說這個要去問陳子輝，「他最知道，那些（指老屋和墓地修繕）都是他搞的」⁴。唯一敢說陳子輝「什麼都不知道的」就只有另一支系的三兄妹：陳永森（後改名陳肇熙）、陳大文及陳細妹【編者註：二人皆是假名】。他們在解釋自己與陳芳的關係時稱自己為

高輩。

「我輩份很高。我今年八十多了，比陳子輝知道得多，他那時還小，什麼都不知。比輩份上講我和陳芳一輩，我爸爸跟他爸爸一輩。但我還是叫他阿叔，也稱陳芳公，大家都這麼叫。他的兒子陳席儒要叫我阿叔，那個陳子輝以前叫我阿公，後來也叫阿叔。」⁵

陳細妹說：

「我大哥很知道那些事情的，因為他呢，就幫他（指陳芳）幹活的嘛。阿爸做了就到兒子做嘛。是吧？阿陳子輝都不懂這些事情啊。因為他（年紀）小嘛。日本鬼來的時候他在澳門街讀書。哈哈！阿陳子輝啊！不過他呢同他（指陳芳）較親，是親房。」⁶

這三兄妹與陳芳的關係確實比較疏遠，只能算遠房親族。比如陳大文說：「我阿公隨陳芳到檀香山，那邊都搭木屋住的。搵食也賺不到什麼錢，幾十年才幾百兩回來。」⁷陳細妹則說：「我的爸爸那時候呢是為他守更的。……陳芳是伯父來的。我的大哥啊，為他打工打幾十年的了。我的大哥13歲出去為陳芳公、陳席儒他們打工啊。」⁸梅溪鄉裡的一位老伯就說陳芳找鄉人「去夏威夷種蔗」，請本地人種蔗。⁹

回頭再看陳子輝和陳芳的關係。陳子輝與上述的陳伯有以下一段的對話，對於陳芳的世代有分歧觀點：

陳子輝：「陳芳死的時候我還很小，那麼這樣呢……都沒什麼記得的了，現在還記得什麼啊！」

陳伯：「我們都是第三代了。陳芳那時我們是第三代，我們都不……」

陳子輝：「第四代啊！」

陳伯：「第三代。」

陳子輝：「陳芳是第十三世祖啊。」

陳伯：「不是啊，這樣啊，即是，阿陳芳啊，到我老爸那一代啊，陳芳啊，阿老爸一代，到我們，這樣不就是第三代咯。那我們小孩子怎麼懂呢？我們未出世……」

陳子輝：「陳芳就十三世祖，我們十六世祖……」

陳伯：「我知道，他，這樣計……」

陳子輝：「我就十六，陳芳就十三，十三……」

陳伯：「這樣××（無法辨識）就是，即是那個距離呢已經三代了。」

問：「那麼你是他的侄孫還是……」

陳子輝：「侄孫。就不是直屬。旁屬。旁屬，不是直屬。」

問：「哦，就是你阿爺那代，那代是不是與陳芳是兄弟或是怎樣的？」

陳子輝：「是啊，那我讓你們看看啦。」¹⁰

翻查有關家譜，即發現村人所述「侄曾孫子」¹¹一詞甚為貼切。據陳福志堂《陳氏家譜》載：十二世祖榮祿大夫陳仲（仁昌公）有國榮、國楨及國芳（陳芳）三子，而十二世祖登仕郎陳建（仁泰公）無後，「入嗣子國楨（仁昌公次子）」。陳國楨庶生長子陳當，陳當庶生五子陳永劍（儉），其長子才為陳紫輝（子輝）。¹²在弄清楚各受訪者與陳芳關係的親疏遠近之後，我們就可以大致推斷他們所持的立場，並注意一些具體表述背後所可能隱藏的意涵。

進一步追問陳子輝有關陳芳家族的姻親網絡，他立即否認有家族成員與其他名流聯姻，即便有也不是刻意的：「不是這樣的。那些婚

姻很自由的，這裏。青年仔一談到話（即交到女朋友）就結婚去了，那些家長呢都很少干涉他的。」「解放前都是這麼自由的。」¹³雖然沒有與其他名流政要聯姻，但陳氏與官場的人仍有頗深的聯繫。陳席儒於1890年隨陳芳回國後就結識了孫中山、陳炯明及唐紹儀等人，並與陳賡虞一同資助100萬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孫重建廣東革命政府時，陳又資助27萬以充政府空虛之庫房。他還致信孫中山，請任孫眉為廣東都督。¹⁴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陳賡虞與陳炯明私交頗深。陳炯明於1922年「叛變」後，陳賡虞被推舉為廣東省代省長時，他隨之出走香港。後來陳賡虞又因不滿陳炯明一些作法而與他失和。¹⁵在陳芳的後人中，普遍流傳的說法是陳芳公與孫中山很要好的說法。¹⁶

其他一些人也普遍認為孫中山和陳芳是好朋友，但被問及知否陳芳與孫中山兩人有什麼故事之類的問題時會含糊其辭一番。後人的口述顯示出的是一種不斷修正和建構的印象。

陳賡虞（庚如）不僅與陳炯明私交頗深，與其他軍政要人也有相應的交往。他墓前的小墓碑是他與其中一個妻子（立於中央，當為正妻）容氏的合墓碑。後面的大碑為當時的廣東省督軍莫榮新題寫的「勝地佳城」及墓志銘：

「民國三年春……越三年，余督兵來粵，得識賡虞。年逾知命而康健異於常人，天道福善，豈欺我哉？書此奉贈，並以志慶。民國八年十二月莫容新並記。」

陳賡虞的胞侄陳永安（即其兄陳龍的兒子，陳晚霞的父親，莫榮彪的外祖父）早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後策劃「前山起義」，光復了香山城，出任香山縣首任知事（縣長）。¹⁷早期同盟會會員魚龍混雜，故各方關係也是錯綜複雜，陳家與孫中山的關係、與同盟會其他成員的關係，尤其是與唐紹儀等政要的關係及與陳炯明、莫榮新和程璧光等軍要的關係，可以說正處於這種內部的微妙平衡中。以唐紹儀與孫中山的關係

爲例，也是若即若離。據《唐紹儀傳》所述，1917年7月6日，孫中山已與章太炎、廖仲凱及朱執信等人乘「應瑞」號南下廣州「護法」，唐紹儀則暫留上海，7月10日與伍廷芳和汪精衛等致電北洋政府要人，主張回復國會維持政體；及至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圻」號旗艦赴粵，唐紹儀始應邀同行；25日，聯同伍廷芳及廖仲愷等致函僑胞籌款。但他到虎門後即回鄉而未到廣州，8月初，廣東各界集會歡迎護法海軍抵穗，唐也未參加。¹⁸ 唐居鄉里，伍廷芳留上海，靜觀時局，成爲各派極力爭取的對象。後來唐和程璧光入聯合會，與孫的軍政府對峙。1918年6月，孫經日本赴上海，未與唐會晤，「預示兩人之間存有政見齟齬。」¹⁹ 因爲唐紹儀實際上是建議「將合法之中央政府遷至上海，繼續執行合法之職務」²⁰的。除了政見的不盡相同外，私交上兩人還可以。孫中山去世後，唐紹儀還常往澳門或翠亨村探望盧慕貞，有時還接盧到共樂園小住，他與孫科的密切交往，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²¹

但唐紹儀與陳炯明的關係顯然更好，這從陳炯明驅孫事件中唐的態度可以看出。²² 與陳炯明比較，唐與孫的關係相對疏遠。他們兩個與岑春煊又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唐的八女婿是留學日本歸來的岑德廣（岑春煊第三子），後來公開當漢奸，起草《時局聲明》及《倒蔣方案》等文檔，還與李國傑（李鴻章之孫）以唐的名義四處招搖，一時盛傳唐將出任偽職。唐與岑春煊於清末民初是政敵，唐女與岑德廣相識後，唐立刻將其趕到外面住。²³

程璧光與莫榮新同爲軍將，也互有合作和鬥爭。上述護法事件之時，程與莫站在孫中山軍政府的另一邊。程和伍廷芳、唐紹儀等人積極改組軍政府時，粵籍警衛統領和省會致電陸榮廷，主張以程璧光代替莫容新爲廣東督軍。²⁴ 隨後不久程璧光被刺殺，有一說是陸榮廷及莫榮新的所爲。²⁵

唐紹儀晚年任中山縣長時與陳濟棠有齟齬，主要著眼點是財政和利權，早期和莫榮新則未見有明顯聯繫。偶然有一次去會同村莫仕楊家族的探訪，其第五代孫莫惠文（時爲會同村村長，現已離世）無意地說了一句：「莫仕楊的夫人是唐

家那邊的。」²⁶ 本來也是當嚙語聽聽，不甚在意。後來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在拜訪一位珠海私人收藏家，並查閱他家有關於會同村的材料時，意外地發現了一份沒有頭尾的私人油印文獻，不過藏者已忘記該文獻的來源。通過內容和格式判定，結合莫惠文所言莫氏家族在海外的後人曾帶回部份《莫氏族譜》的印本，推知這幾頁文獻就是《莫氏族譜》中關於「莫藻泉」的部份。其最後的落款「前內閣總理唐紹儀、廣東督軍莫榮新暨親友等仝祝」²⁷ 不禁讓人意識到莫氏與唐氏可能還真有姻親關係。莫榮新可能與莫仕楊支系不同，而莫氏也確實與唐家的唐氏有姻親關係。「莫仕楊及其子輩多與香山商人、買辦大家族結爲姻親。他的原配夫人是唐家灣買辦唐氏家族成員，長子冠球娶翠微村大買辦吳健彰之侄女爲妻。其他子孫亦與香山、南海及廣州等地紳商大族結爲姻親，由此形成龐大的家族勢力，滲透到粵港工、商、政界。」²⁸ 考慮到莫氏爲太古洋行買辦，而唐廷植、唐廷樞爲怡和洋行買辦，兩姓之間當有一定的往來。也許這種口述史無意識的穿插會揭示塵封的人物關係，起碼從目前已出版有關唐紹儀的材料上，沒有顯示任何與莫氏的聯繫，但也許未出版的書信會有，幾十年前有兩大箱唐紹儀的往來書信由上海圖書館運到珠海，現在大概仍藏於珠海市政協的資料室中。²⁹

二、程氏、孫氏、盧氏與蔡氏

而程璧光與孫中山又是另外一種情形。黃健敏〈孫中山與香山南朗程氏——以南朗《程氏族譜》的資料爲中心〉一文，「根據近年新搜集到的南朗《程氏族譜》及口述資料、回憶錄等史料，結合實地考查和文獻分析」，梳理了「孫中山與同屬香山南朗程氏一族的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垣、程耀臣、程蔚南、程君海、程北海、程天門等人物的關係」，並且指出「這些人物在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不同階段，曾作出過各自的貢獻，他們和孫中山的關係錯綜複雜，並不能簡單以所謂『革命追隨者』概而論之，通過勘正錯誤、重建史實和不斷地豐富、充實歷史細節，在具體的時空環境去理解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爲，才

能展現歷史的複雜多樣。」³⁰ 該文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揭示了南朗（今中山南部）及金鼎（今珠海北部）一帶的村落之間，一些歷史人物千絲萬縷的「沾親帶故」關係。事實上，翠亨（屬南朗）、外沙（屬金鼎）等村落及其周邊的村落，或多或少與孫中山家族都有聯繫。在做口述史的過程中也能發現，相對於翠亨與中山中北部沙田鎮的對比、外沙與珠海西部和南部地區的對比來說，這一帶村落景觀非常相近，人們的口音也較近。這一帶的人們互相聯姻的情況非常普遍，比如盧慕貞原為香山上恭都外瑩鄉（今金鼎外沙村）人，父親盧耀顯與孫眉同為檀香山僑商。孫中山母親的外家楊氏，有一姐妹嫁到外瑩村，認為孫盧兩家門當戶對，遂撮合。³¹ 孫科的妻子陳淑英也是本鄉人，是孫中山堂妹孫殿英之女。³² 我們在外沙找到了一位盧慕貞的族人盧向華【編者註：此是假名】。追問他與盧慕貞的關係，他說第一到十輩為「牒、顯、熙、潮、家、學、文、昌、世、運」，而盧慕貞為「熙」字輩，他自己為「學」字輩。他小時候曾由父親帶領，在澳門文第士街孫公館和盧慕貞一起吃過飯，那時因他年紀還小，什麼都不懂，就靜靜地吃飯，也忘了盧慕貞說過些什麼了。不過盧常會請族人去那邊吃飯。³³ 一談到宋慶齡，盧向華就表情不屑而氣憤，但是他對孫中山是非常崇敬的。³⁴

外沙村不僅是盧慕貞的故鄉，也是蔡興、蔡昌兩兄弟的鄉里。

「蔡昌很有公德心，那時馬戲團在廣州表演的，都要拉過來給鄉親看。……出去的人文化低，三百幾個人都沒什麼作用，就一個蔡昌當了董事長。……他是商業人，比較富裕，蓋了整棟樓，一是面子，二是給鄉里孩子當學校，還買幾十畝地，收租給學校請老師當經費。個個都講他好……免學費的，我由他資助讀過一兩年。」

「外面公路就蔡昌造的，歧關公司當時規劃路穿過外沙，蔡昌就不同意，說搞壞我們整條村。但股份公司要賺錢啊！

蔡昌就說願意出那部份損失的錢……最後公路就繞外沙修。」³⁵

這段話涉及陳永安與歧關公司，可知蔡和陳的交往。蔡興於1899年應馬應彪之邀，與12位華僑合夥，於1900年在香港開設百貨公司，1912年與弟弟蔡昌集股創大新公司，³⁶ 這涉及蔡氏兄弟與馬應彪的合作。1929年國民政府確立中山縣為模範縣，在全國率先實行「訓政」。首批委員，共九人，依訓委會組織大綱規定皆由香山籍人士擔任，為唐紹儀、孫科、鍾榮光、馬應彪、李祿超、蔡昌、鄭道實、李蟠及李供林。其中蔡昌和馬應彪先後擔任財務組委員會主任。³⁷ 孫科、馬應彪與鍾榮光同在嶺南大學董事會中共事，自然相交不淺。蔡昌與唐紹儀的關係看來還不錯，據唐有淦講：

中山憲政的時候，有一天，就我們中國近代一個大人物，就大興公司的老闆蔡昌派了個老太婆帶點心什麼的，就來到這裏，望慈山房，在望慈山房裏面呢，唐紹儀剛好在門口掃地。堂堂一個縣太爺，我不說國務總理，他當時不做了，但起碼是個縣太爺。他正在掃地的時候，那老太婆來到這裏：「嘿，老傢伙，你知道唐大人在哪裏嗎？」「哪個唐大人？」「唐紹儀啊」「你找他幹什麼？」「沒有，我們蔡老爺讓我帶點點心送給他。」「哦，那你放這兒吧。」「嘿，我給唐老爺的，怎麼叫我放在這裏啊。」唐紹儀說：「我就是啊。」老太婆趕忙向唐紹儀跪下。唐說：「啊呀呀，不知者無罪啊。」³⁸

三、唐氏、莫氏、徐氏與容氏

說起嶺大董事會，其成員與唐家和莫氏家族的關係，決不僅只是在政工商界這幾方面而已。比如「榮光堂」即為莫仕楊發起捐資興建，他是十董事之首。³⁹ 莫仕楊曾孫莫慶義的太太即為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的女兒。古桂芬11歲

隨兄古金旋和古金祥二人就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同校，陳子褒即為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好友。後來古桂芬也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19歲又入讀嶺南大學。由於外家楊氏世居檀香山，自己父親在秘魯又有古氏農莊，人脈較廣，所以後來協助鍾榮光到秘魯募資，建立嶺南大學農學院，後來鍾校長聘請古桂芬為農學院院長。⁴⁰古桂芬曾經把實習農場放在會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容閔的堂侄容有榕也是嶺南農科教授，「父親容有榕（又名秉衡），廣州嶺南大學農科教授。」⁴¹大概也與古桂芬相識。堂侄孫容佑義【編者註：此是假名】以前就讀嶺南中學，如果沒有院校調整，大概也是會在嶺南農學院繼續讀書：

「我是7歲，我生在臺灣，7歲離開臺灣到新加坡去，一年級和二年級在新加坡上學，三年級就回來南屏，一直到甄賢小學畢業。……46年到52年在嶺南中學讀書，就在澳門。離開澳門以後，2003年7月我和老伴又到嶺南中學我的母校去看了一看，呵呵。然後澳門高中畢業以後回來大陸念書，在廣州華南農院，現在叫華農大。」

「初中高中都在嶺南（中學）讀的，我46年至52年在嶺南讀。那邊教學用英文。我們學原本啊。當時大代數、物理、化學全部都是牛津的書，教學方面很好。所以說我們是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嶺南中學是嶺南大學的附屬學校，是教會學校，也可以叫貴族學校，每年的學費一千多塊。一千多塊很厲害了，當時二千多塊一間房子一棟樓都出來了，一千啊，很厲害。過去我的家底都是老祖宗供養的，不然哪有這樣多錢念書啊。」

「當時你的父親送你去讀書的時候有沒給過你什麼寄望什麼的？」

「當然啦，就是好好讀書，我父親是嶺南大學畢業的，是水稻專家。我也是大學畢業，我幾個兒子也是大學畢業，呵

呵，她（指容夫人）也是大學畢業。」⁴²

後來我突然想到蔡廷幹應該也是外沙的，就詢問盧向華，他說蔡廷幹不是外沙的，是上柵那邊的。⁴³由此，我才知道以往看到有關蔡廷幹的文字介紹都是以訛傳訛，甚至連蔡廷幹的籍貫都搞錯！蔡廷幹離鄉早，但後來有大成，供職於北洋政府，也應該與唐紹儀有一定聯繫：1923年，蔡廷幹與施肇基同為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與英、美等12國代表商談中國關稅自主問題。1927年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北京政府出現財政恐慌，只能由顧維鈞組閣。當時蔡廷幹即是北京政府稅務處督辦，無法解決難題，只能向顧維鈞辭職。⁴⁴一般說來，我們只知道施肇基於20年代曾任駐美大使，顧維鈞是傑出的外交官，卻不知他們都與唐家有關係。施肇基的妻子是唐廷植的孫女唐金環。顧維鈞的妻子是唐紹儀妾室所生的五女唐寶玥（又叫唐梅），其女兒便是顧植。⁴⁵據《珠海名人傳》載，唐寶玥往哥倫比亞考察時即已相中當時仍在讀書的傑出青年顧維鈞。事實上，唐紹儀的女婿們大多是一時名流。由伍廷芳做媒，唐紹儀娶吳維翹為妻，⁴⁶所生十一女唐寶瑤先配與諸昌齡、後配余守廉，十三女唐寶珊配曹培慶。與張氏所生長女為唐寶珠，女婿為諸昌年，曾任民國政府駐瑞典公使，長子唐榴後來任駐美國檀香山公使。⁴⁷

施肇基的岳父唐廷植（亞植，1862年起名唐國華，1871年起名唐茂枝）的弟弟唐廷樞和唐廷庚，都是那個時代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們三兄弟是馬禮遜學校的學生，父親唐寶臣以為學校多工作17年為條件，換來校長布朗同意三子免費入讀。其中，容閔、黃寬和黃勝三人亦在此校，但與三唐不同班。容閔回憶：「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⁴⁸直到1847年畢業，容閔這個班僅6名學生。當布朗問誰願意隨他去美國時，除容閔外，只有黃寬和黃勝兩個應聲而起，其中的黃寬後來出任博濟醫學院首任華人院長。而黃勝的次子黃詠商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黃詠商略歷〉⁴⁹記載了他在香港參加

興中會的事。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強烈譴責孫中山無能，聲明要與孫某斷絕關係。⁵⁰馬禮遜學校遷港前，在澳門原有學童17名，離澳遷港時有六名學生家長不願孩子離家，僅11名到港就學。⁵¹三唐也是那六名學生中的一份子。唐家人的回憶也確認了三唐與容閔是同學。⁵²唐廷樞後為華人海關稅務司，在赫德手下辦事；1862年，協助唐廷樞編寫我國最早的英漢詞典《英語集全》；1873年，李鴻章委任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總辦，怡和洋行總辦即由唐廷樞接任。⁵³「李鴻章為應付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旗昌等輪船公司的『合力傾軋』，邀請了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寶順洋行買辦徐潤進入輪船招商局任職。」「為防止兩敗俱傷，經莫仕揚建議」，雙方達成「招商局佔38%，太古佔35%，怡和佔27%」的《齊價合同》。鄭觀應、唐廷樞及徐潤參與了合同的談判和簽訂過程。⁵⁴唐廷樞受李鴻章之邀，與徐潤一道接收輪船招商總局，⁵⁵鄭觀應也認為「得人」，「欲興之事，惟在得人而已。」⁵⁶經元善的評價是：「唐、徐聲望素著，飛因北洋增重。唐之堅忍卓絕，尤非後來貌為辦洋務者可比。」⁵⁷後來李鴻章還給他這樣的手諭：

「旗昌輪船已定議歸併，從此經理得宜，屏除私見，涓滴歸公，官商可共信服，利權可漸收回，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翹盼曷任。」⁵⁸

很清楚，香山的鄭、徐、莫、唐四大買辦家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生意上的交往亦不少，前後也有各種矛盾、妥協和聯姻，比如唐廷樞次子唐夙興娶鄭觀應堂妹為妻。⁵⁹而與容閔及李鴻章等人的關係則更複雜，比如唐廷樞和徐潤幫助容閔從家鄉推薦人選；⁶⁰上海的愚園路是由於徐潤在那建「愚齋」而得名；⁶¹而上海楊浦區近江的地方有一條景星路，是否得名於唐廷樞（字景星）則尚未得到考證。⁶²兩條路的大小及知名度的差別，大概是因為徐潤在上海大規模置產，而唐廷樞相比之下則較少。而兩個路名的背後，隱含的是廣東商人彙聚上海聚幫和經貿的資訊。

「以徐昭珩、徐瑞珩、吳健彰、鄭廷江等人為代表，於19世紀40年代進入上海，隨後，徐潤、鄭觀應、唐廷樞等人也於五六十年代來到上海。他們分別進入旗昌、寶順、怡和、太古等洋行任買辦，一度形成粵人壟斷上海洋行買辦的局面。」⁶³

徐潤在自己編的年譜裏講到，1872年唐廷樞和他的叔叔徐榮村倡建廣肇公所，將其作為廣東人在上海的會館，還誇唐建此館，「聯鄉里而禦外侮，公益誠非淺焉」。⁶⁴

徐潤的人際網絡也很複雜，他的侄女徐宗漢即是黃興的夫人。徐宗漢於1901至1902年間，常參加在廣州女醫生張竹君所設福音堂舉行的、胡漢民及馬君武等人的每週聚會，「或議論時政，鼓吹新學」。⁶⁵徐宗漢的姐姐徐佩蘭（後改名慕蘭）及徐佩瑤均參與早期革命。1908年，徐宗漢離開檳榔嶼歸國，途經香港時造訪了香港同盟會會長馮自由，還介紹了數位親友入盟。⁶⁶徐宗漢與黃興的兩個兒子：黃一美與國民黨元老張繼之女張瑛結婚，黃一裘與程潛之女程博多結婚。⁶⁷在訪談過程中常聽到一種說法：徐潤的老婆是吳健彰的侄女，莫仕揚的母親也是吳健彰的侄女。⁶⁸

當然必須注意的是，兩個人並非有親戚關係就一定相善。如前述，唐紹儀與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的關係就很差。他與唐廷樞、唐廷樞兩兄弟雖為同族，但由於年齡差距很多而沒有什麼聯繫。唐有淦先生告訴我：

「唐紹儀是第三批，唐國安是第二批，在清朝科舉制度來講，唐廷樞是唐紹儀的老師，唐廷樞是第三大房，我是第二大房。」

「唐紹儀和唐廷樞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沒有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不是叔侄關係嗎？」「不會。這話就要說到容閔了。1873年，第一批留美學生出發的時候，那時候唐紹儀還在家鄉，唐紹儀是第三批，唐國安是第二批，要是按

清朝科舉制來說呢，唐廷樞應該是唐紹儀的老師，他去協助容宏做那120名幼童留美，可以說他們一點關係沒有，可以說唐廷樞死的時候，唐紹儀才出生不久。」⁶⁹

「唐紹儀與唐廷樞的關係只不過是叔侄的關係。或者可以說是師生的關係，勉強可以這麼說。因為容閔搞留美幼童的時候，唐廷樞與唐廷植那些人就是以當時買辦的身份，因為大家按輩分的話就是叔侄，年紀大家相仿的。因此1983年汪敬虞寫那本《唐廷樞研究》的時候都將這兩個人寫成是叔侄，他不知道這兩個人的兩大房是不同的。留美幼童是唐廷樞幫容閔搞的，因為唐廷樞是容閔的同學。搞這個幼童的關係，你唐紹儀……蔡廷幹、唐國安是第二批，就是1872第二批。唐紹儀是1874年第三批。這遲了很久的了。可以勉強強地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了。論輩分的時候是叔侄，大家都是姓唐的叔侄。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講呢，唐紹儀讀書的時候只有14歲。那時候唐廷樞都有60歲了。」⁷⁰

這樣的話就可以清楚知道盛宣懷與唐家幾個成員的關係：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徐潤供職招商總局是「由盛宣懷為之介紹」，可見盛與唐、徐關係尚可。容閔提出銀行及鐵路實業計劃，侵犯到盛宣懷實際利益時，則遭到盛的攻擊，⁷¹可見這個時候盛的實力尚較大。到了唐紹儀的時候，唐與袁世凱合謀，成立鐵路總公司督辦，取代盛宣懷的勢力。後來唐紹儀調任奉撫，亦為梁士詒接受訂約，以回復中國鐵路行政權。關鍵點就在於唐紹儀與唐廷樞在人物活動時間上基本無關。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後請容閔歸國，那時在北京，也是梁士詒與趙仕北、唐紹儀等人共事。⁷²容永道先生不是容閔的直接後代，他的母親梁藏生正是梁士詒的四女兒，丈夫容顯勳是香港渣打銀行首任買辦容亮的孫子，但也是南屏村人，為另一

「容」姓。後來容顯勳逝去，他母親改嫁容閔長子容觀彤。可見梁士詒與容閔也有一定聯繫。據容永道先生回憶，他的叔父容觀槐於1912年遵從父命回國參加革命，「二次革命」時還被袁世凱逮捕過。⁷³被捕而最後無事脫身，大概連袁世凱也要看唐紹儀的幾分薄面，因為「唐祖最崇拜容閔。」⁷⁴1936年11月3日，唐紹儀在上海還與當年赴美留學的老同學們聚會，現有的照片顯示僅有11人參加聚會，其中一個是容尚謙，即容閔的侄子。⁷⁵唐紹儀與趙仕北的關係也不淺。唐紹儀侄子唐榮祚，是清末的一個收藏家，有著作《玉說》名世，其妻子為中德混血兒趙麗蓮，「蔣緯國、李煥等黨政要人都是她的學生」。趙麗蓮當年是奉父趙仕北之命嫁給唐榮祚的，他們父女都是哥倫比亞的留學生，而顧維鈞也是哥大的。以趙仕北當年在北洋政府中的位置及在同盟會中的地位，與唐紹儀家族聯姻也是非常合情理的。唐鴻光自言，父親趙仕北（士北）「曾任前清駐美外交官，後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我的祖父唐紹和……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的胞兄，曾任前清天津道道引。」「外祖母白薇熙（Marie B.），德裔美籍，康奈爾大學專修醫科。」⁷⁶同輩的唐紹儀也有在康奈爾大學學習的經歷。⁷⁷

除了唐紹儀、唐廷植及唐廷樞等人，唐家還有唐國安和唐寶鏗等名流，整個唐家名人的對外社交網絡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唐有淦老先生，他叫唐紹儀作四叔公。他就講述過一次和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一起吃飯時的軼事。他之所以可以與政要共餐就是因為他的親叔叔唐耐修是裕繁煤鐵礦公司的總經理（也是創辦人），是「上流社會」的，那次就是剛好胡漢民去美國醫病，和他叔叔一起回香港，就叫他爸爸一起過來吃，「因為都是廣東人」。⁷⁸

唐曾入李鴻章幕府，而容閔早在很久之前已入曾國藩幕府，後來也是李鴻章的得力幹將。容閔除幫曾國藩外，亦於1873年幫李鴻章購買美國新式格林炮50尊，1880年幫鄭觀應選聘美國技師。⁷⁹容閔與孫中山的聯繫有書信往來可證，前人已多有發覆，比如1900年9月1日在去日本輪船上首次相見，到了日本還一同走訪了一些朋友等。⁸⁰

又比如互相之間的贊許和支持等等。⁸¹談得最多的是：容閱1909年1月致信Charles B. Boothe（布斯）和Homer Lea（荷馬李）⁸²，說孫中山為中國人士中最可信賴者，應助孫實現其計劃。⁸³孫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即命荷馬李為高等軍事顧問，致電容閱：「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⁸⁴而如前所述，此時唐紹儀、梁士詒和趙仕北正用事北京。容在南屏是大姓，楊姓也是大姓，但是容佑義老人告訴我們：

「但是過去我那個8,9歲的時候啊，聽老人說，和姓楊的是死對頭，北山啊，楊匏安那裏，楊家，容楊水火不容的，一見到就打架，這個打人原因不清楚，不考證它。後來解放以後慢慢就融洽了，以前說姓楊的，姓容的不讓進他村，這個姓楊的也不能到南屏，打啊。……很慘的，這種情況，以後就慢慢融洽了」。⁸⁵

母親是容氏的鮑康堯先生則告訴我們：「以前大家互相攻擊啊，經常打架。……因為我小的時候在澳門，後來又去了香港，回到廣州，所以對這些事情也不是很瞭解。」他說姓容說姓楊的是「北山孤獨老綿羊」，而姓楊的則說「南屏雞股穿腸爛肚」。⁸⁶從時間和空間上看，容佑義出生前十來年，楊匏安已是青壯年，而且在廣州搞革命，離鄉已久，應該也不參與鄉族械鬥。但仍用「楊匏安那裏」的話語，似顯出某種後加概念和權力。容閱在1896年與上海原配鄭氏所生之子容申（取族名「若蘭」）一同返鄉，還給他娶了鄰村楊家之女，則似可視為「慢慢融洽」的一種反映。講述者容佑義老人自述與容閱關係之時，容夫人突然插話說：「他知道些什麼，都只是些資料彙集起來的而已，哪裏知道多少！」⁸⁷這也反映了他們自己如何認識和看待自己的歷史。有關容閱的研究比較多，⁸⁸本文前面也不時講了一些他的人脈和網絡關係，這裏就不贅述了。名人相互糾結的聯繫顯示，或許有些我們不習知的「名人」間的網路聯繫常常隱藏在名人家族家庭稀疏平常

的感知中，名人間的網絡比一般人更強烈地反映出離散性，超越鄉里、跨越省際國界，然而又非常的世俗，因為「名人」始終是歷史過程中極其普通的一個個體，在中國倫理社會的結構中，他們的許多決定不可能超出某些限度，因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繞著香山縣中南部轉了一圈做口述史，在梅溪牌坊開始，在甄賢學校結束，貫穿其中的是共樂園和翠亨村。我們看到，陳芳、唐紹儀、孫中山、鄭觀應⁸⁹和容閱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對香山縣影響最大的五個人物。在他們身上，軍政學工商俱全，顯然也一定程度代表了近代中國人在這幾個方面的不斷追求。香山民間有首諺語如下：

龍潭山頂有個瓦鷹轉，
鳳凰腳下有個觀音山；
難行東西分開兩埂，
返返轉頭山場吳黃鮑；
何氏落脚再南村，
先鋒斜下翠微雞佬掘住大雞籠；
前山北嶺同姓徐，
前山有個牛牯石；
一朵蓮花入後灣，後灣一邊水鹹一邊淡，
西洋鬼仔佔地要收返；
三廠有個蓮花莖，
北山是個羊（楊）咩實；
容林張鄭居沙尾（南屏），
珠洲孖洲過坦洲；
申堂石堂石裏石仔營腳黃，
古鶴對上係前隴；
竹林埔人中意食饅頭，
租賃脯對落有名叫大金鼎；
大金鼎北邊有上柵村，
盧梁蔡鄧四姓人；
上柵對落下柵墟，
一四七墟日狗仔豬仔也嘢都有賣；
東岸是個黃家村，
流屍山對落唐家後門湧；

唐家有個唐紹儀，
 築條山房路，
 九曲十三彎似條龍，
 龍頭奔向三間廟，
 龍尾向著共樂園，
 園中寫著一副對：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⁹⁰

我們可以在這首諺語中，找到相應地點的熟悉姓氏，以及想到相應的人物和資訊。這首諺語也是口述歷史，幫我們認識斯土斯民的觀念，不但對這個地方，也對這裏的人。近代的香山，由於孫中山的存在，無論多麼有名的人，總或多或少與其有一定的關係。這些關係多大程度上能在一些事件上起到影響作用，則視乎關係及利害深淺。不過在後代的口述中，卻只會呈現帶有正面意義的衍轉：陳芳家族與其關係最淺，後代也會含糊其辭「同學」、「好朋友」；唐紹儀一系關係微妙，但也會說「跟孫中山的」；盧慕貞親族則對孫持肯定評價；徐潤、容閔和唐廷樞與孫關係不淺，但後代的記憶仍很自然地只局限於由當代印刷品所塑造的印象。不過，不同的表述仍顯出不同的衍轉。

本文只是對口述史實踐的一點感想，其目的在於反省，一是分析研究歷史層面上：什麼樣的關係、多層多重的關係，會影響和決定人在一些事務上的決策和選擇，比如孫中山與程家的關係，涉及鄉里和親誼、利益與時局的考量，治史者不可不察；關係常不見於表面，而通過事件體察；關係常常需要向利益妥協而變得有所傾斜，但從未消失，上文所述政客們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是口述層面上：口述材料與文本材料一樣不可靠，萬萬不可指望靠口述材料「填補空白」，歷史必須通過比較而「近真」；口述史必須體察語境和主客觀因素，充分考慮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關係及談話所涉內容的敏感度，比如唐鴻光不會對第一次謀面的人提及過多有關自己母親的事；單純依賴口述絕對無法成「史」，口述史本身是一種反省，劍走偏鋒則容易淪為無根之談；口述史

既需有唐納德·里奇強調的「公共性」⁹¹，更需有湯普遜強調的「不同的呈現歷史的方式」⁹²，他幫我們消除偏見，他幫我們「修正」認識，更多更全面地去認識人物，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現世的。本文就是這種呈現的嘗試：口述史訪談的過程中，常有許多表達不出但確實能感受到的觀念，這些觀念在當事人的意識中，看到的是一個不太一樣的世界，這就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關係，我們借助於語言將一部份較謹慎地表達出來，會同看到並分析過的一些文獻資料，串成一幅民國香山名人千絲萬縷聯繫的網絡圖像。

注釋

- 1 這項工作的基本整理於2008年結束，整理資料將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 2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3 2007年4月4日，珠海市梅溪村陳子輝家中，莫榮彪訪談稿。
- 4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梅溪村村道，阿婆訪談稿；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梅溪村陳伯家門口，陳伯訪談稿。
- 5 2007年7月25日，珠海香洲區陳大文家中，陳大文訪談稿。陳肇熙久居廣州，我去拜訪時他不幸病重住院，只跟他養女羅女士有一次訪談，並隨她去醫院看過他。不久後陳肇熙病逝，很遺憾最終沒能進行訪談。
- 6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
- 7 2007年7月25日，珠海香洲區陳大文家中，陳大文訪談稿。
- 8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
- 9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10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子輝訪談稿。
- 11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12 珠海市前山鎮梅溪村陳福志堂立《陳氏家譜》。
- 13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子輝訪談稿。
- 14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3。
- 15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3。
- 16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我們問及有無通信可以佐證，陳細妹老人告訴我們書信全部在陳芳公雲南的一個女兒阿珠那裏。
- 1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5。
- 18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72-174。
- 19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77、182。
- 20 《民國日報》1917年7月5日。
- 21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0；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294。1937年盧慕貞70誕辰時，唐紹儀吳維翹夫婦、孫科陳淑英夫婦與盧慕貞曾合影於唐家共樂園，見該書第326頁圖片。據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一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頁100，圖為盧妙珍供稿。
- 22 唐紹儀與陳炯明的關係可詳見珠海市政協、暨南大學歷史系編，《唐紹儀研究論文集》（廣州：廣人民出版社，1989）。
- 23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6。書中所記為唐的三女兒，未寫名字。今查當為與朝鮮鄭氏所生第三女唐寶玫，最先配甘鑿先，在唐所有女兒當中排第八。
- 24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91。
- 25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26 2007年7月26日，珠海會同村莫惠文家中，莫惠文訪談稿。
- 27 2007年7月28日，珠海香洲區鄭少交家中，《莫氏族譜》「莫藻泉」部份殘頁。
- 28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6-17。
- 29 2007年7月27日，珠海吉大區沈錦鋒家中，沈錦鋒訪談稿。
- 30 該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專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31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73。
- 32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82。
- 33 澳門有多個孫公館，不過由於盧向華老人還記得是在文第士街，故仍能確定當年他去的那個即今日「國父紀念館」的所在地，也印證了盧確實去過澳門孫公館。
- 34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35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36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87。
- 37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292-293。
- 38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該故事又見唐有淦，《唐家村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珠新出許字第98041號，頁105。
- 39 余志主編，《康樂紅樓》（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 40 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64-170。
- 41 容漢詮，〈我在寧夏四十年〉，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9。

- 42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43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44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53。
- 45 「唐紹儀親屬關係表」，載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75。據張曉輝說，由於當時是與珠海市政協合作，所以此關係表其實為珠海政協提供。2007年7月20日，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樓副院長辦公室，張曉輝訪談稿。
- 46 據唐有淦先生說：「吳維翹，是唐紹儀在做總理後，她是南開的校花，跟他結婚。……在北京啊，在天津，南開在天津，不在北京。在天津。在天津照的像。這是聽說的，是不是真的不敢說，是吳維翹逼著他，老傢伙把鬍子拔乾淨，我嫁給你了。這是一個笑話。這只能是一個笑話，對吳維翹來講的話，她要嫁給唐紹儀的話也不在乎你有鬍子。這是一個笑話，呵呵。」「老人家，他們兩個相差多少歲啊？」「相差很遠啊，我看相差30年吧，這是我的估計啊，沒有具體數字，唐紹儀當年已經有60歲啊，你吳維翹就是念大學的話也是20來歲。」見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唐紹儀1862年出生，1913年娶吳維翹。故當時唐紹儀為五十出頭，但確與吳女士相差30歲左右。
- 4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8。
- 48 容閔，《西學東漸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73。
- 49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黃詠商略歷〉（北京：中華書局，1981）。
- 50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468，引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 51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29。
- 52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
- 53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5-41。
- 54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9-20。
- 55 「臣於派委唐廷樞、徐潤之初，因與該二員素不相識，由盛宣懷為之介紹」、「次年添派道員唐廷樞、徐潤會辦，增置輪船碼頭、頗有餘利。」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10-11。
- 56 轉引自王遠明主編，《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82。
- 57 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53。
- 58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之〈李文忠公致唐景星、徐雨之兩觀察手諭〉，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117。
- 59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211。
- 60 唐佑均等，〈唐廷樞傳記〉，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七輯，頁41。
- 61 見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 62 2007年7月27日，珠海吉大區沈錦鋒家中，沈錦鋒訪談稿。
- 63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8。
- 64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03頁。
- 65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72；又見馮自由，〈徐宗漢女士事略〉，《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66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84、186。
- 6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94。
- 68 2007年7月28日，珠海香洲區鄭少交家中，鄭少交訪談稿。此處當為莫仕楊長子媳婦為吳健彰侄女之誤。
- 69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
- 70 2007年7月29日，珠海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
- 71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424。
- 72 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197-203。
- 73 參見容永道，〈我與容閔的後代〉，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
- 74 2006年7月18日，珠海唐家鎮唐鴻光家中，唐鴻光訪談稿。
- 75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22。原照見於共樂園。
- 76 唐鴻光，〈回憶母親趙麗蓮〉，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八輯，頁59-68。
- 77 2006年7月18日，珠海唐家鎮唐鴻光家中，唐鴻光訪談稿。
- 78 2007年7月29日，珠海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
- 79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一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頁26。
- 80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98。
- 81 見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
- 82 章開沅先生曾論及此人和相關文獻，但誤為「Homer Lee」，《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頁99。
- 83 羅香林，〈早期留學美國的容閔與中華民國創立之關係〉，《東方雜誌》（臺北），第九卷第期五期，1975年11月。
- 84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44。
- 85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86 2006年7月21日，珠海市南屏村鮑康堯先生家中，鮑康堯訪談稿。
- 87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88 參見《珠海歷史文化書系》之《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叢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尤其值得注意的幾本是：李恩富《我的中國童年》、容尚謙《創辦出洋局及官學生歷史》以及高宗魯先生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 89 由於未在三鄉進行口述史訪談，本文有意淡化對鄭親友網絡的探討，但鄭很重要，可算是四大買辦的代表，主要是因為他留下的文字材料極多，故影響最大。
- 90 鄭少交搜集整理，〈地名歌謠二首·二〉，見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254-255。
- 91 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大家一起來做口述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 92 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保爾·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過去的聲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296。